三

古今攷

五

漢書門 類
二七七〇 號
一三五 函
二 架
一六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二七七〇 號
一六 冊
三〇七 函
九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770
冊數 16（3）
函號 307 132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古今攷卷之五

宋　紫陽方回萬里續

明　上海王圻洪洲較

四明謝三賓象三定

呂臣為司徒

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冢宰掌邦治司徒掌邦教宗伯掌邦禮司馬掌邦政司寇掌邦禁司空掌邦土曰六卿周禮出於王莽之世有此六官而此孔壁尚書周官之篇伏生所

按有牧誓立政二篇矣周制大國三卿半天子之數
天子有六卿六遂大國則三卿三遂天子有六卿大
國則三卿牧誓立政所謂文武之世司徒司馬司空
者大國諸侯半天子之卿也懷王用楚國之法置呂
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令尹楚相也論語楚子
文新令尹舊令尹是也或曰司徒之置周周之侯國
之制以尊顯呂臣也歟蓋懷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
之而呂臣之父為相矣西漢之末儒者未盡見周禮
又不見孔壁之周官但見牧誓立政有司徒司馬司
空之文遂備此為三公班固百官公卿表叙相國丞
相大司徒為一列而孔光太師王莽太傅王舜太保
亦在其列皆莽所自置以大司徒代丞相也又創三
公以效周實自大也大司馬則武帝所創以寵衛霍
宣帝以來因之以代漢初太尉莽又置大司空以代
御史大夫殊不知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乃夏商以來
侯國之官后乃以為三公不見孔壁周官之過也至
東漢承用此三者為三公之官而事權旁落自秦以
來不建冢宰以為一相其失非一日矣而失之又失

蓋始於莽後世有宰執有侍從而吏部尚書號為天官戸部曰地官禮部曰春官兵部曰夏官刑部曰秋官工部曰冬官名可以相借為用而其實皆非周之六官秦漢之九卿錯亂雜揉宋初循唐五代之舊自省及六部尚書侍郎皆為虚名遷轉之官以審官東西院主選而大除目在中書以三司使鹽鐵使治財用以太常寺禮院治禮樂以樞密院典兵以大理寺審刑院治刑獄以都水使者治水以三司之尉捴治軍器而工役一切之事皆取辦于三司循名責實因

為未然而治平嘉祐以前號為治世元豐官制既行沿至政和大為舛繆所謂司空司徒太尉者舊三公也太師太傅太保者舊三師也元豊因之政和則改三師為三公太師太傅太保是也改三公為三少少師少傅少保是也初未嘗以為師保論道之職隆以虚名其後又添設檢校又設太尉不問清濁武臣至建節而加開府文臣過開府為相而積累因循皆可以為天子之師臣非之甚者也左相曰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相曰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寓三

省不同之意而右相進擬除目權重于左執政曰中書侍郎門下侍郎尚書右丞左丞樞密使改曰知樞密院又有同知僉書同僉書皆不應古六部尚書各治其事而太常宗正司農太府大理等卿寺為重疊元祐稍復舊制紹興革去乱政孝廟置左右丞相名與古合而三省其實遂無分別相權軽重檜胄遠淸全道卒以亡國悲夫

上將次將末將

楚懐王以宋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范増為末將北救趙懐王可謂善用人矣宋義知兵項羽善戰范増好奇計其勝章邯必矣又西遣沛公入関尤為知之明者其後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亦可謂有才者而楚亦天之所棄無再昌之理故終於無成然攷之三代盛時未有將帥之將以為稱謂者郷遂出軍命卿總之師出以卿師入以卿至春秋戰國而後有將之名傳春秋者謂將軍師少曰人序詩者有去以天子之命命將帥詩序乃漢儒語傳註亦出漢時孟子中始有將軍之稱呂不韋月令始有太尉之官

非周制也司馬穰苴孫武呉起著書言兵法始盛推將才畚井牧郷遂之法廢如所謂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車千乗者亦不足以禦強國動輒興師十萬二十萬或三十萬而匹夫起於細微能詐能勇能計筴者始抜而為將非復六卿三卿二卿一卿之行軍者矣七國之戰烹屠隕滅者数百千萬人得為將而富貴而終於敗與夫先勝後敗嘗試而不勝輒敗者不可勝数故沛公曰置將不善一敗塗地而俗諺謂三世為將道家所忌今懐王救趙之將三人曰宋義曰

項羽曰范増八関之將一人曰劉季荀悦漢紀謂宋義故楚令尹史記漢書不言必有所據項羽范増劉季則皆起於匹夫古之人才出於素而後世人才取於倉卒為將亦不可謂無其人而兵制不古糜爛其民為可痛耳漢王以韓信曹参灌嬰撃魏問酈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栢直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歩卒將誰也曰項它是不能當曹参曰吾無患矣往往是時遣將必須三人非止將次將末將則

大將騎將步將漢王問敵人之將而先知勝負亦可謂知人之明後世對陣兩國之將俱慮譬如奕棋兩皆低手然亦必有一勝一負故庸人繆得為將如低碁然忽遇高碁者至終以敗人之國是故勝國之將未必不為亾國之人僥倖而一再勝者異日或不免於俘虜世之所謂七書百將傳誤人多矣

項羽自立為上將軍

為懷王之計不當遣兵救趙命一軍向函谷關命一軍向武關而分一軍睥睨章邯勿進兩關急而趙圍解矣諸將莫利先入関惟項羽願奮與沛公西入関諸老將以項羽殘賊沛公寬大故遣沛公入関遣項羽救趙而又宋義位項羽之上以智御勇未為非策然宋義昔者論武信君之必敗恐亦未免子貢億中之所為歟項羽論救趙急欲進兵當委曲與范增同密議之先鬬秦趙之説宋義固是趙擧秦強何敝之承項羽説亦是宜更互相籌畫以盡其理可也何至遽自矜大曰夫擊輕鋭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此項羽所以不堪也且又下令猛狼貪強而不可

今者皆斬明指項羽非義殺羽則羽殺義二將不和非細故也適又送子相齊置酒高會羽所以逞其忿而斬義歟諸將畏羽之威共立羽為假上將軍報命於王此與韓信求為假王何異懷王因以羽為上將軍此與漢王就立韓信為齊王何異懷王心恨項羽恐亦與漢王心恨韓信不異特項羽日益強大懷王遂不能制耳項羽無君之心蓋始於此既而破章邯軍解趙圍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顏師古以始為諸侯上為句注曰繇讀與由同以將軍兵皆屬焉為下句劉道原謂將軍疑屬上句呂東萊大事記書曰項籍為諸侯上將軍是也至是則諸侯上將軍之命如近世總統諸軍者此亦不出於懷王之命其自立為西楚霸王兆已見矣

二世使使斬楊熊

秦二年二月項羽破章邯虜王離邯退軍漳南相持二世使人讓章邯三月沛公與秦將楊熊戰大破之楊熊走之榮陽二世使使斬之以殉此與唐明皇遣

邊令誠斬封常清高仙芝極相似楊熊章邯皆秦鋭將戰敗而守滎陽楊熊未為非也廼從而斬之章邯不能救趙先王離涉間爲角三大將罪豈不大於楊熊然則斬楊熊乃所以速章邯之降楚唐斬封常清高仙芝以快邊令誠之憾亦如二世之惑於趙高此所以哥舒翰一敗而降於祿山也天下敗證固有適相似者如此

絶河津

秦三年四月沛公南攻潁川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絶河津師古曰直渡曰絶竊詳文義師古説非也曰絶河而無津則是直渡而過河若曰絶河津則是禁絶河之津渡收其軍船以軍守河俾司馬卬不得渡耳平陰縣屬河南魏文帝改曰河陰水南曰陰水北曰陽今孟州舊為河陽三城節度河陽縣在河之北卽此地是也漢祖絶河津之處魏豹傳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王敗還至滎陽豹請親視病至則絶河津畔漢此絶河津三

字與高帝紀二字同義乃是禁渡而非渡河可以無疑

收軍中馬騎

四月已絶河津南戰洛陽東軍不利從轘轅至陽城收軍中馬騎此謂戰于洛陽之東軍小敗卻遂越轘轅之險至于陽城收軍中所失之馬騎也陽城者南陽郡之縣今堵陽也禮記前有車騎則載飛鴻正義曰鴈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若軍前忽遥見彼人有多車騎則畫鴻鴈於旌首而載之使衆見而為防也

然古人不騎馬故但經記正典無言騎者今言騎者當是周末時禮左傳昭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注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乘如字騎馬也輕遣政反正義曰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蘓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曰前有車騎者禮記漢世書耳經典無騎字也劉炫謂此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史記趙武靈王十九年曰吾今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謀之樓緩樓緩謂然其臣肥義

爭之其叔公子成爭之二人已從而趙文趙造周袑
（音紹）趙俊又諫止之其辨説各數百言太史公詳書之
以見夫胡服騎射前是中國未之有而趙主父率意
變古始於此也蓋騎而射匈奴之俗中國惟以馬駕
車故有車戰歩戰而未有騎戰中國之民亦不敢單
騎馬而騁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中庸曰今天下車同
軌謂車之行於道者由乎前人之軌迹有一定之制
不敢殊異使其單騎一馬而疾馳則駭於民而違法
矣左師展孔子同時先後人其欲以昭公單騎馬而
帰魯意在軽疾於時已為反常殆必周制之所不許
也正義以為騎馬之漸求之史記則趙武霊王實為
胡服騎射單騎匹馬之始蘓秦傳説燕文侯則曰車
六百乘騎六千匹説趙粛侯則曰車千乘騎萬匹粛
侯者武霊王之父孟子同時時則戰國已從事于騎
恐是下令棄中國之法而習匈奴之戰則明以教其
百姓國人自主父始也戰國策趙武霊王破原陽以
為騎邑牛贊諫謂破卒散兵以為騎射恐攻獲之利
不如所失之費則是初變一邑為騎射而後舉國從

之其變古亦非一日難蓋如此近時學者多不察此
例蒙見闢以為古人豈不騎馬魏鶴山著諸經要義
摘出禮記左傳正義二段以示晩輩不可誣也自是
而後史以善騎射書者代不乏人李牧為趙走匈奴
十萬騎而高祖平城之圍匈奴至者觧鞍至高如山
中國之兵騎戰漸盛車戰漸廢漢初猶有車戰見夏
侯嬰傳騎將則駱 李必灌嬰高祖之敗彭城去滎
陽出城皐皆以数十騎遁去而鴻門之會棄車騎獨
騎一馬樊噲四人歩從以免其非急迫時往往夏矦

嬰中御車高祖在左樊噲驂乘為右未全廢車而間
亦用車戰唐房琯陳濤斜之敗以車戰而後車戰盡
廢蓋古者八歳入小學則學射御人無不能射亦無
不能御而一車三甲士古之者古之射者極天下之
精而後可以禦敵令一旦製車千乘求三千人御射
者不可得縦有七萬二千歩卒翼之亦必敗而已矣
譬之單騎馬而射亦必習熟而後能有十萬之馬十
萬之卒而不嘗習射習騎強使馳馬亦必敗而已矣
高適曰胡兒十歳能騎馬彼以射獵為生故幼而習

馬為國者可以鑒矣漢書騎字始此故詳

約先定關中者王之

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定關中者王之顏師古曰約要也謂言契也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以註攷之楚懷王與諸將不特口為之約又必立為文券契要曰先定關中者王之似如今豫給公據之類諸將各執其一以為異日執契取賞之具也周禮秋官司約於妙反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治民治地治功治器治摯凡六約鄭康成註劑謂券書也鄭鍔曰約者以言而書其約者以劑劑如質劑之劑蓋兩書一扎合同而別之買賣之約長曰質短曰劑此則名為約劑亦兩書一扎也然則兩書一扎曰契豈非剖符之狀歟先儒謂治神之約如非其所祀而命之祀則書其所以命之者以為約若魯用郊禘之類治民之約謂非其所有而分以授之則書其所以分之者以為約若分衛以殷民七族分魯以殷民六族分唐叔以懷姓九宗是也治地之約易曉所以防侵爭耳治功之約如勲在王室藏於盟府漢功臣帶礪之謂治器之

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如魯得用四代之服器六瑚四璉崇牙八佾之類詒摯謂玉帛禽鳥相往來有一定之制或者疑周公制禮何至如此多為之防以周官為不然自當他攷令惟借是以證楚懷王入關之約亦有文契要約云耳禮記曰大信不約異日項羽請於懷王懷王曰如約而項氏乃背約王沛公於漢中卒以自滅約之所在漢直項曲故也後世賜鐵券謂不刓而未嘗踐言契約或以偽為而爭競不息嗚呼其來也久矣

關中

顔師古曰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周禮地官有司門司關門者國門也關者近郊遠郊之關也皆有符節以譏出入易之坎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繫傳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因山川丘陵而設為門關之險固王公所不敢少也然所謂天險不可升者何哉在德不在險也德之險為天險山川丘陵之險不過地險耳秦穆公襲鄭蹇叔哭送其子謂晉人禦師必於崤崤有二陵其

南陵夏后皐之墓地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元和志曰自東崤至西崤長三十五里東崤長阪數里峻阜絶澗車不得方軌西崤全是石阪十二里險不異東崤此二崤尚在秦時函谷關之東春秋時蹇叔言崤之險其地猶非秦有戰國時秦地愈大東侵諸夏而函谷關之險遂為秦之阨塞六國合從仰關攻秦秦開關延敵六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盖六國皆屛王也故得地勢者愈得而下視之今按秦函谷關在唐陝州靈寶縣南十里漢之弘農縣也路在

谷中深險如函其中少通行路東西四十里絶岸壁立巖栢陰翳谷中常不見日關去長安四百里日入則閉鷄鳴則開齊孟嘗君客能為鷄鳴而出此關是也東至漢楊僕所移新函谷關三百七十八里此新關在河南府新安縣而秦關之在靈寶者遂廢西至唐所設潼關二百里唐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東北太華山之北山在華陰縣南八里關西一里有潼水因以名關黄河自龍山南流扼于華山轉流而東渭水自西而東於茲入河西去長安尚二百里亦天下之

至險也然函谷關秦守之非不嚴陳涉所遣周章烏合之師至百萬入關至戲而後敗不足恃也沛公聞章邯且至以兵守之而項羽令黥布擊破之不足恃也潼關之險唐哥舒翰守之亦敗於祿山之將杜少陵詩可攷亦不足恃也至於漢之函谷關猶揚僕之私請東徙三百七十里而廢其舊險則無足言者矣九域志京兆府至東京一千二百五十里河南府洛陽西至陝州二百八十六里陝州西至華州二百八十里華州西至京兆府一百五十里計古長安至今關封只一千二百五十里而秦函谷關漢函谷關唐潼關跨涉三郡河南陝州華州自首尾八百里中有黄巷二崤桃林之塞皆號絶險謂險可長恃則秦漢唐至今猶存可也故曰險不足恃也滎陽成皐古之虎牢蜀之劍閣吳之長江燕之居庸亡國接踵不修德而恃天險者尚監之哉雖然懷王諸將莫利先入關關之可畏如此沛公不自洛陽趨二崤而南出鄖林西攻武關亦有以夫

舍人陳䜣

史記呂不韋傳嫪毐與其黨謀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蘄年宮為亂呂東萊曰秦之兵制畧見于此縣卒一也衛卒二也官騎三也戎翟四也舍人五也同謂君公舍人四字當作一句秦之封君若縣公所謂舍人私人也如家臣食客門人近世館客門士邊郡帶行等人之類亦可發以為兵也毐之敗其舍人輕者為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其舍人之多如此而又有賜爵者戰國之時養游士至後車千乘食客三千

人并牧不修而士無常產故也蕉林曰藺相如為宦者令舍人韓信為矦亦有舍人晉灼謂舍人謝公傳謂舍人弟上書告信是也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後遂以為司屬官號魏置中書通事舍人東晉省宋初復置通事舍人四員齊承平初中書通事舍人四員謂之四戶梁除通事字直曰中書舍人掌詔誥後魏有舍人省隋內史舍人八員後減四人為內書舍人唐武德三年改中書舍人置六員為文士之極選龍朔改西臺舍人光宅改鳳閣舍人開元改紫

徽舍人皆其職也宋初中書舍人起居舍人皆官而非職別置知制誥以行外制謂之三字官又置舍人院以某官直舍人院如富弼歐陽修封還詞頭故給舍謂有封駁之權元豐官制始正名中書舍人在六侍郎之上後又置權中書舍人在六權侍郎之上左右史曰起居郎起居舍人又為從官之次曰二史至如閤門宣贊舍人即武臣清選實自徽宗改通事為宣贊如閤門舍人則孝廟初置以處武擧狀元不試而除餘武擧名士召試策一道而除以比文臣館職

立東宮則有太子舍人未改官制以前則中書舍人者後之通議大夫起居舍人比中行員外郎為後之朝散郎太子中舍為後之通直郎云（亡金宰相子皆蔭補閤門舍人故稱謂云云）

封南陽守齮殷侯

項羽救趙殺宋義自立為上將軍然猶先假之請於懷王而後真為之也沛公為碭郡長武安侯之後仍稱沛公而封拜君侯不請於懷王以酇食其為廣野君以南陽守齮為殷侯以陳恢封千戶如樊噲夏侯

嬰灌嬰諸將賜爵之類並不請于懷王其亦已得懷
王之命有所不必請與沛公前是屠城陽屠潁川救
泗川守壯斬三川守由破走章邯東阿威聲震疊南
陽守欲自全已無生路舍人陳恢說沛公約降而封
之為雍王矣其事與沛公同而秦民不信與沛公異
者何也秦之臣不忠于秦暫屈於我封之者權也項
羽所過無不残滅沛公所過毋得虜掠此則得失之
所以異也封秦之叛臣以為得計則不然矣

項羽封章邯為雍王

秦三年七月沛公受南陽守齮降封為殷侯是月章
邯舉軍降項羽封為雍王時沛公未入関也八月沛
公攻武関入秦乃在章邯已封之後當是時項羽之
意必以沛公為未便能入関者故指秦地封章邯俾
為先鋒引己入関不料沛公乃先己而入関也沛公
之閉関以距章邯耳項羽益欲于入関之後移章邯
以王地然亦未有衣錦故郷之態故舎秦而去要
之劉項本無嫌隙羽之封邯沛公未入関也則所以
封邯者不為惡沛公也沛公已入関而防邯之来亦

人情之常雖因曹無傷一言而怒奈沛公理直詞正何使其鴻門一劍苟斃沛公天下亦非項羽有也移沛公王漢中以三秦塞東路焚秦宮室掠秦府庫殺其降王坑其子弟此所以助漢之勝而卒自斃歟

攻武関入秦嶢関藍田京兆府東南至商州二百六十五里商州東至鄧州或云七百或云六百二十五里書傳字畫不一鄧州至長安不滿千里

武関秦之南関通南郡今鄧州也武関在析縣一百七十里析今内鄉縣也今鄧州西北至商州六百二十五里武関屬商州沛公八月既入武関趙高弑二世使人來約欲分王関中沛公不許九月趙高立子嬰子嬰誅滅高發兵守嶢関関在藍田縣東南九十里藍田縣亦曰嶢柳城嶢関亦曰藍田関沛公用張良計以金啗秦將連和而因其懈怠引兵繞嶢関踰蕢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蕢山在藍田縣東南一十五里既踰此山則嶢関在七十里之外而迫近其縣矣張良之計亦不足道變詐翻覆世多稱之先儒之所鄙也特秦之大勢已去故沛公之兵如破竹耳藍田屬今京兆府去府西北七十里秦都在渭北咸

陽連和者僞許以分王關中而即又進兵也子嬰于
是度渭南降

　漢元年冬十月

此漢元年冬十月也因秦不改孔子曰行夏之時即
建寅為歲首者是商之建丑周之建子者為非先儒
有天統地統人統之説有改正朔之説則歲首為子
而以子時為朔朔者旦也一日之首也建丑建寅亦
當然故祭祀用所建之朔而分其日夜若建亥則豈
可以亥為一日之首乎顏師古謂秦以十月為正月
即夏之正月夏之四月乃七月夏之七月乃十月冬
春夏秋皆繆矣然史記書夏正月為端月以為始皇
諱政而改為端正本音政而後改為平聲亦避諱也
則似未嘗以十月為正月師古謂史家追改秦正為
漢冬十月其果然乎如淳謂張蒼以高祖十月至霸
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然則漢武以太初二年夏
五月正曆以正月為歲首始用建寅為正當矣至今
莫之敢改然皆以子時為一日之首寅月為一年之
首改正不改朔云（王莽簒漢改十二月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鷄鳴為始）

東萊書楚義帝元年冬十月
沛公至霸上本是秦子嬰元年史記則書為漢元年
漢書書秦二世元年秦二年秦三年而獨書元年冬
十月即継以五星聚于東井通鑑刪去五星聚事先
書題曰漢紀一乃書曰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惟
東萊大事記其書特竒曰楚義帝元年冬十月劉邦
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朱文公通鑑綱目所祖也漢書
高帝紀第一上凡四年東萊書于義帝元年後曰漢
高皇帝二年西楚霸王二年即楚漢皆無元年也羽

死方獨書漢太祖高皇帝五年東萊亦書星聚事
五星聚于東井　暦家攷別見
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劉貢父曰按五星之行
水常不能遠日此十月若用夏正則日已在大火矣
水安得與四星俱在東井蓋五星本以秦十月聚東
井高帝乃以夏十月入秦也時人欲見漢德應天命
故合而言之史承人言而不改耳按史記是年甲午
歲在鶉首七月日在鶉火則水從歳星無疑回謂是
説是也本出北史高允傳謂崔浩曰按星傳金水二

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昏沒于申南而東井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不然允說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回當著曆象攷漢太初曆推日月五星起於牽牛謂冬〻至會于星紀之次然堯時冬至日在虛一度至漢太初元年丁丑歲冬〻至日在斗十二度則已去牛六度矣牛六星八度斗六星二十六度與牛之初度接界律曆志謂是年冬〻至日在牛

初度正在分界之上而古今推筭者爭差六度近甲申年冬至日在箕比堯時差四宿比漢時差三宿月令正月日在營室二月在奎三月在胃四月在畢五月在東井六月在柳七月在翼八月在角九月在房十月在尾十一月在斗十二月在婺女秦漢之間但言曰冬至或在牽牛或在斗夏至在東井一月三十日或在月本或在月末固不皆在月中雖堯時冬至日在虛近時冬至日在箕決無東漢間十月日在東井之理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則謂夏七月建申之

月五星聚東井其有之矣夏七月秦十月也沛公是
時方下南陽八月始攻武關九月始破嶢關歲在甲
午也次年乙未冬十月至覇上沛公未至秦地而五
星先聚于東井不為秦之瑞乃為沛公山東之瑞史
臣因而書之如高允劉敞所云極是東井八星占天
二十三度幾於十一分之一則五星之聚於此必亦
相望少踈不密密而比也古之星五聚者僅五見于
史傳周文王七年孟春五星聚房齊桓公將覇五星
聚箕漢祖將入関五星聚東井安禄山作逆天寶九
年八月五星聚尾箕宋興乾德五年歲在丁卯三月
二十七日五星聚奎外此李鄴侯家傳謂肅宗復長
安其年五星聚東井唐史不書無可攷者

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
和

春秋書平後世之和也杜預曰和而不盟曰平亦曰
成左傳更成請成杜預曰成猶平也如華元合晋楚
之成是也晋悼公之時魏絳和戎翟賜之樂戰國或
謂之謀六國連和而攻秦曰合從秦講和于臬國攻

其國為連衡故曰縱曰横兩國相爭兩陣相向而將出乎和不知後世之以和誤人之國者多晋荀息以垂棘之璧屈産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於是虢滅而虞亦滅璧與馬復歸于晋此張良教沛公以利啗秦將之計也張良傳北漢紀無陸賈二字有曰持重寶啗秦將有曰秦將果欲連和多與西襲咸陽五字沛公起于匹夫所謂重寶者攻城畧地之所得也何足道哉沛公所欲者滅秦而王關中也趙高弑二世使人語沛公欲約分王關中此弑君之賊沛公不許是

矣今從良計以重寶啗秦將必與合酈賈二生說秦將以兵撃咸陽分王關中之利當是時項羽封章邯沛公封南陽守齮彼賈豎之將亦已心動故叛而從沛公殊不知張良之計詐也於是因其懈怠從而撃之繞嶢關踰蕢山出藍田至覇上秦將所得重寶焉得而有之身且卽死可謂愚矣異時鴻溝之約項羽懈而東歸張良勸漢王追撃滅羽亦出此策嘗謂三代王者之師而有是乎酈食其說下齊王歷下之守而漢王無詔以止韓信食其遂以烹死食其亦足恤

也失必先息人之爭備而後急擊之張良又豈有眞
王佐之才哉金人取靖康二帝亦用此狡謀四方勤
王之師方集而圍城中講和之詔已下且不許進兵
以沮和議是束手而自斃也紹興之和秦檜又陰為
敵間故曰後世以和誤人之國多矣啗之以小利而
包藏大禍之心世道衰人心危久矣哉

沛公至霸上

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應邵曰霸上地名在長安
東三十里古曰滋水秦穆更名霸師古曰霸水上故
曰霸上即今所謂霸頭以今攷之長安東三十里者
漢之長安城也唐之長安城又稍東一十三里秦之
都咸陽在渭北夾渭為橋而南橋濶六丈橋柱七百
五十以渭水象天漢而渭南亦通名咸陽漢蕭何所
建都則在渭南而稍東唐承隋長安又稍東今漢書
註當以漢長安城為據也關中之水涇渭灞滻霸（霸無水後人添也）
渭自西而東入于黃河在華州同州之間其源
遠自鳥鼠同穴山涇入于渭滻入于霸而霸入于渭
霸水之源出商州上洛縣西北行至藍田縣境始出

谷谷即麗山之谷亦名藍田山滻水所合在長安東
廿里霸水西至長安城二十里水東至霸城十里霸
城東至新豐縣五十里藍田縣在長安東南七十里
蓋霸水所行謂之白鹿原水行原上據高臨下沛公
屯兵在霸水之東近秦霸城去長安三十里也秦四
塞之國面面有関由漢唐言之則北有渭與河南有
太白終南之山則太白也自西域綿亘以來踰隴坂
以接商洛總謂之南山故曰北河渭南終南西隴蜀
東敵函也北舉渭南舉終南而秦之形勢見矣沛公

之霸上已有秦霸城亦名芷陽而漢興以後文帝于
此原始為霸陵始又有霸陵縣始又有霸橋王莽時
霸橋災莽謂天絶滅霸陵之橋凡霸上霸西霸北霸
南霸東霸城霸陵霸橋霸亭皆此水獨長安東頭第
一門曰霸城門曰青門者乃漢都城門邵平種瓜處
遥指此水此路命名蓋漢唐自長安東出或之函谷
関或之武関必於霸橋分別唐有南北霸橋北橋東
趨則函谷路南橋而東南趨則藍田武関路霸上即
秦之霸城東至新豐縣五十里鴻門在新豐東十九

里戲水在新豐東二十五里此劉項入関屯軍會合
之地也
子嬰降枳道旁
秦王子嬰降枳道旁蘇林曰亭名也在長安東十三
里師古曰枳音軹軹道亭在霸城觀西四里東漢書
長安霸陵有枳道亭程泰之雍錄枳道亭在漢長安
城東都門外十三里長安東面三門此為北來第一
門自長安而出東都必由此門謂近世開封府有云
陳州門鄭州門曹門其義相似其曰秦王者應邵曰

子嬰不敢襲帝號但稱王耳東萊大事記按本紀子
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至霸上使人約降子
嬰子嬰即奉天子璽符節降枳道旁因攷之秦嬴姓
帝顓頊之苗裔栢翳即伯益之後在西戎保西垂其後
造父為周穆王御封趙城為趙氏非子居犬丘周孝
王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遂邑之秦為漢天
水郡隴西縣之秦亭周宣王時秦仲始大見詩之秦
風既而為西戎所殺其子破戎有功封為西垂大夫
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其襄公救難有功平王避戎東

徙洛邑舉岐以西封之襄公遂立西時史記以為僭端見矣諸侯而祭天猶剏為西帝云者謂中國之西方也文公居岐為鄜時收周餘民而有之疆上至岐寧公徙居平陽在郿之平陽亭德公居雍城在唐之鳳翔府天興縣去唐長安三百一十里獻公城櫟陽徙都之在渭之北咸陽之東孝公地始益大用商鞅治國作咸陽築闕在渭之北漢長安城西北可三十餘里而跨渭為都在周顯王之十九年壞井田開阡陌廢都邑為郡縣（始為三十一縣）孝公卒子惠王立車裂商鞅周顯王之三十一年也顯王四十四年秦惠王始稱王改後元年惠王薨子武王立初置左丞相武王舉鼎絶臏而薨無子異母弟稷立是為昭王誘楚懷王會武関執而囚之天下以是不直秦周赧王五十九年昭王五十一年也遂滅周在位五十六年薨孝文王立一年薨莊襄王立三年薨子政立是為始皇立二十六年併天下稱始皇帝三十七年崩於沙丘其生壬寅其死辛卯其年五十子胡亥立元年壬辰七月陳涉起九月劉邦項梁起三年甲午二世為

趙高所弑子嬰立四十六日自非子至子嬰三十四世而秦亡漢王不殺子嬰以屬吏項羽至而殺之嬴姓遂無後云

素車白馬係頸以組

應劭曰素車白馬喪人之服係頸欲自殺也師古曰此組為綬也秦以前未有以天子降者也楚莊王伐鄭克之入自皇門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德不能事君用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君若不忘厲宣桓武不絶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絶乎引兵去三十里而許之平此楚莊王之所以為莊也呉伐越許之平越伐呉滅之然越亦不能有江淮以北以其地與楚宋魯而僅能自保尋亦為楚所滅然則我能滅人之國而人亦能滅我之國一反一復非美事也秦昭王誘楚懷王而執之孰與楚莊已得鄭伯而縱之故楚人切歯深恨卒以亡秦沛公約與子嬰降其必有以處之耳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

能寛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使項羽至
而如懷王之約沛公得王關中項羽引而東歸聽懷
王命列封大國沛公必有地以食子嬰不絶其祀無
亦秦之殺人既多故天假手于項王而絶其祀歟晋
平呉隋平陳孫皓陳叔寳皆得終其天年彼司馬炎
楊堅猶能若是亡金脅降我二帝於青城徽廟既没
欽宗卒為完顔亮所害亮亦以斃于瓜洲天理未嘗
不晷明也故曰禍莫大於殺已降白起之長平項羽
之新安坑降卒皆數十萬是亦自坑而已矣

皇帝璽符節

周禮司關司節小行人有玉節角節龍節人節虎節
符節璽節旌節官節鄭康成謂玉為之角節其制未
聞鄭鍔謂命為諸侯使守邦國者用王節以輔之命
為君長使守都鄙者用角節以輔之此守節也邦國
都鄙之所分也又謂鑄金為節各爲虎龍人之象山
國多虎澤國多龍平上則人之所聚晋楚多山呉越
多木陳鄭平原曠野視其所執之節可知其所向之
邦此行節也使者之所持也符節用之門關鄭康成

謂如今宮中諸官詔璽節用之貨賄康成謂今印章
則此二物皆非手中所執操之物符以合之璽以封
之而已旌節用之道路康成謂今使者所持節如此
則與鑄金為之虎節龍節人節異也小行人官節陳
祥道謂析竹為符節全竹為官節然則後世分為三
物曰符曰傳曰繻如契券之類以譏門関之出入剖
符分功臣銅虎符竹使符各五符合而後發兵此一
物也曰璽曰印曰章以玉金銀銅刻之以為印信總
名曰印此一物也曰握節曰持節曰仗節牧羊則人

臣奉使將命出疆之節節毛上下相重取象竹節此
又一物也皆掌於天子之有司周禮典瑞又有所謂
玉之為器以為符信播大圭執鎮圭王之瑞也公執
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亦曰身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此人臣之五玉五瑞以朝覲宗遇會同諸侯相見皆
天子所賜而執之貢之以為信也琭圭璋璧琮以頫
聘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璧羨以起度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
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其多端不同如此即皆後世

所謂麟符虎符兎符魚符兵符至如絶人以玦還人
以環未有不託之器物以寓意者第未知天子佩璽
始於何時左傳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襄公璽書追
而與之左右皆曰印也印之為璽惟周禮左傳有之
以玉為璽貫以組綬天子佩之必始于秦而漢諸侯
王以下莫不有之天子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
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
璽諸侯王印黄金槖佗鈕文曰璽列侯黄金印龜鈕
文曰印丞相將軍黄金印龜鈕文曰章中二千石銀

印龜鈕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銅印龜鈕文曰
印臣嘗見漢銅印區而方大如今之準尺一寸許中
有圓竅以容組組所以穿之也印之背即所謂鼻鈕
印之面即中文鐫篆字空處為文組兩頭為綬以繫
之腰為佩故曰方寸之印文二之組蘇秦佩六國相
印即六綬六印揚璞銀黄三組即三綬三印非若今
人之印大而不可佩封之以匱也通典曰秦以印稱
璽以玉不通臣下用制乘輿六璽說已見前文始皇
得藍田白玉為璽螭虎鈕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史記正義曰漢官儀云子嬰上始皇藍田玉璽因服御之代代傳授號云漢傳國璽據此則此璽在六璽之外也後漢書志三註而三不同一引呉書曰漢室之乱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投井中孫堅北討董卓頓軍城南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中出使人浚井得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有紐交盤五龍瑨七寸龍上一角缺此一注已與通典螭虎紐異而同聞之藍田玉碧而不白一疑也又注其晋陽秋曰冉閔大將軍蔣幹以傳國璽付河南大守戴施施獻之百僚皆賀璽光照洞徹上蟠螭文隱起書曰昊天之命皇帝壽昌秦舊璽也此全與前注及通典不同二疑也又注徐廣曰傳國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此又與晋陽秋一字不同三疑也今攷漢元后傳王莽遣王舜求傳國璽於太后不肯授莽其反復辯説甚苦后乃出璽投之地以授舜初不言璽文幾字璽方幾寸璽之玉色何若今之俗傳博聞録恐多不經未足信也漢書昌邑王賀立為太子霍光發之光持其手解脱其璽組

及受皇帝行璽信璽不封及自之符璽取節十六及
為璽書使使者持節徵發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足見
漢帝璽之不可不封符節之不可妄用而璽之必佩
於腰明矣東漢志註又謂六璽之用不同璽皆以武
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裹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皇
帝帶綬黃帝六采不佩璽々以金銀縢組侍中組負
以從秦以前民皆佩綬金玉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
佩所好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騎也三騎行晝夜
千里為程致此可見侍中負璽人主不佩故輿恐是

臨朝則佩而燕居則侍中負之又見秦以前雖民亦
皆佩私印私綬而人主則有侍中負之又因見璽書
尺一之制一晝夜千里為程之說今之印皆有匣者
其制見南部新書曰三十四司郎官印故事悉納直廳
每郎官交印時吏人繫之於臂以相授頗覺為繁碭
虞卿任吏部為員外郎始置匱加鎖以貯之人人以
為便至今不改程泰之謂古者居此官則佩此印印
有組常繫之腰垂之一日去官即解而上有司後世
付之典吏加匱封亦便逸大去古遠矣然固謂今之

印重而大佩之不便諸百官司及郡縣印皆有匣貯
袱封長官又內封之吏掌牌以出入之有曰印司而
歷代人主有曰符璽郎符寶郎蓋與古無一而可同
也

附攷五玉

周禮先儒所不盡信然典瑞所謂五玉已見舜典攷
其正義之意蓋謂桓圭信圭躬圭穀璧蒲璧公侯伯
子男所執者堯昔授之舜即位諸侯來見既輯之又
班以還之乃所謂符信也唐虞之世諸侯至于萬國
之多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則五玉之制周有典
瑞掌之不可誣也下文三帛二生一死贄所謂贄止
是三帛二生一死似不當聯五玉而言孔傳釋三帛
謂諸侯世子執纁公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
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三帛死生所以為贄見
之禮如此則五玉乃諸侯所自造可乎正義於班瑞
釋曰此瑞本受於堯輯而又還之是也孔傳亦謂圭
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回竊疑五玉
為符信驗視無偽即仍以畀之與贄不同五等諸侯

見君顧命有曰瓌奠其制不止于此第未知堯以前
封諸侯五瑞為信之外有無簡策書所謂命則當有
竹為簡策木板為方而令不可攷耳黄帝素問謂岐
伯所言皆有太古所傳金匱玉板則古人防火而謀
悠久以玉書事金匱之猶之諸侯符信以五玉為之
不朽而不可爇也又未知帝王之世行移文書有無
周之符若璽所謂典瑞之玉不二端司関掌節小行
人之節不一物其果皆周公之所制與古人用玉品
類繁多焉所謂美玉如此之多朝覲之所執所班祭

祀之所奠所埋所沉祭器圭瓚冕旒佩服節璽為權
為度為桀為土圭為律管斂喪飯含詳而別之不可
勝書今人之玉難得姑以為玩具而腰帶一事唐以
來人君服之以賜貴臣大臧近世武臣鐫而服之不
以為僭俗人喜帶玉條環刀柄巾環而玉盡盤以勸
酒尤侈至如朝廷璽章則嶽廟之作八寶寶慶以獲
亡之璽改元自當他攷云

附攷玉剛卯

予近見鮮于伯幾樞佩一玉長可討二寸許四方潤

可半寸許中有竅可組穿之四面有字每一面各篆
書刻八字兩行各四字如蝇頭差餘以金文極精細
問何物伯幾曰此宣和中嶽廟宮人所佩辟兵符也
予攷之當是漢之玉剛卯王莽傳皇天革漢而立新
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
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或用玉
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玉在者晉灼曰剛
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茸
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〻
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
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
令夔龍順爾固伏化茲靈殳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
癉莫我敢當師古曰今往往土中有得玉剛卯者按
大小及文服說是也囙曰服說是也當作晉說是也
服說謂長三寸廣一寸然不言文以囙所見伯幾宣
和所製與晉灼說合然晉灼前一銘猶多二字恐是
嶽廟後漢玉剛卯依其式以製之賜宮人也東漢書
志謂佩雙印則徑以此玉剛卯為印而雙佩之長寸

二分方六分以周所見大約是乘輿諸侯王列侯以白玉中
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黒犀三百石以至私學
弟子皆以象牙絲縢之制亦隨以異兩印文與西漢
書註同然則雖漢制其亦見戲之類歟三代無是也
今人所佩筅刀古曰容刀茄袋古曰囊曰槖以兒女
佩内則詳盖非一物以適於用玉剛卯乃若辟除疫
病之物五斗米道後變而為書符婦人有叙符曰辟
兵符有自來哉

古今攷巻之五終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